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一

索三

寶華山文書館藏書

道教靈驗記

胡尊師修清齋驗

胡尊師名宗自稱曰樞_子，居梓州紫極宮

嘗沿江入峽道中遇神人授真仙之道，辨博該贍文而多能齋醮之事，未嘗不冥心滌慮，以祈感通。梓之連帥皆賢相重德，墓下盡皆時英碩才如周相國李義山輩，加敬致禮。其志亦泊如也。洎解化東蜀顯跡涪陵方知其

蛇蟬之蛻得道延永爾，梓益襄閭間自王法。進受清齋之訣，俗以農蠶所務，每歲折穀必相率而修焉。至有白衣之夫，綰服之侶，往往冒科禁而歲事者，固以為常矣。有郡人劉崧

慕師之道，請於別地以致齋焉。師謂之曰：「夫嘯儔倡命儕友者，猶須正席拂筵，整蓮洗爵，恭敬以成禮嚴恪，以致事或懼其誚讓責

其不勤，況感降天真，持求福祐，豈可陡然而買罪乎？俗之怠惰，有自來矣。子可訓勗于衆，必精必虔，乃可為爾。崧承命誓衆潔已，率先

而撰香花備壇，然後往猶丁寧戒誨，既昇壇展禮，思神之際，有黑雲暴起，旋飄入座。

拔其二柱，飄其竹席，投其鎗釜於千步之外，而後卒事而融風熙熙，祥氣亘野。師詰所投之物，其二柱當閣於豕圈之上，竹席嘗蔽於

產婦之室，鎗金甞鑿於猿經之家，其不投者皆物之潔矣。師曰：「器用不潔，神明惡之，況爾

之心乎？心苟有疵行，苟有玷，雖百牢陳于席九韶，奏于庭，適足以瀆神明，延大禍爾。人之修心，必使平言行，相脗内外，坦然明不媿。於○

人幽不慙於鬼，吾知其可爾。反於是者，豈言○

行之足徵哉？士君子里巷之人，聞師之言，各革惡趣，善矣。

崔玄亮修黃錄齋驗詩經附

崔公玄亮，棄官道雖登龍，射鵠金印銀章

踐鷺鷥之庭，列珪組之貴，參玄超道之志，未嘗怠也。寶曆初除湖州刺史，二年乙巳於紫

極宮修黃錄道場，有鵠三百六十五隻，翔集壇所，紫雲蓬勃，祥風虛徐，與之俱自西北而至。其一隻朱頂皎白，无復玄翮者，棲於虛皇

臺上，自辰及酉而去。杭州刺史白居易聞其風而悅之，作吳興鶴讚曰：

有鳥有鳥，從西北來，丹頂火綵，白翎雪開。

遼水一去，綠山不回，嘵吳興郡，競為來哉。

寶曆之初，三元四齋，當白晝下，與紫雲偕

三百六十，拂壇徘徊，上昭玄貺，下屬仙才。

誰其戶之，太守姓崔，崔公常持黃庭度人道德諸經，未嘗曠矣。其

後以感通之至彌加篤勵，去世之時，入靖室

誄黃庭無疾而化，將葬棺輒若空衣焉。

武昌人熊水驗

武昌人寓居蜀之青城，其邑每歲修竹答之，堰以隄川防水賦稅之戶，輪供其役。武昌是

歲籍在修堰之內，邑吏第名分地以授之。自冬始功訖，歲而畢，所受之地，當涸水之冗新

有濱注基址，不立，雖運石以塞之，負土以實之，一夕之後，已復深矣。主吏疑其龍神所為，也求陀羅尼幢三四尺，投於其中，侵陷彌甚。

畫勤夕勞，不離其所，諸家有緒而獨未定其址，頗以為憂。乃備禱醮之禮，撰詞以告焉。其

大旨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先人休神以安寧神依人而變化蜀之田疇既賚租賦是資所修堤堰二百餘里或少有怠廢則墾漏為災歲苟不登則饑寒總至人或失所神何依焉況復漂陷為憂論胥是懼有一於此則

○案盛不供樹蓋莫給春秋秋報何所望於疲民哉當使封畛克完浸溼息患地租天賦无曠於循常東作西成克彰於幽贊矣如是潔其器用豐其禮物掃地而熙焉是夕夢衆人紛紜擾臺荷橐被嬰拂搖若遠於他所明日○投石以實之水乃退涸遂成其堰八月之後方復推陷潛為洄潭焉

高平徐者連水人也因官遷于青州貨殖殷贍有子三人其二癃殘小者頃有肉枷見所共驚異初銳意求官驕佚自任下輦成宴言行事隨欣然有凌雲霄之志見二子之疾未甚介意及觀肉枷之異悒悒不樂道連喪矣因遊東海山觀中與道士詣其事道士曰三子之疾非已之過非子之罪蓋宿業

徐翥爲父修黃籙齋驗

1

所鍾爾道門所謂宿業非是疾者前生之業
乃先人之罪殃流後裔也君家先世當有酷
於刑法暴於捶楚為官不恤牢獄不矜囚徒
意生法外殘毒害物遂使子孫受其報爾齋
法然流涕曰實然先父為官當則天之朝世
亂讒勝誅鋤李氏諸王屠害宗室朝廷德望
第十一必設法以陷之殘刑以毒之誅勦考掠不勝
其毒者陷於狴牢死於繫械故不可勝紀如
武懿宗來俊臣周利貞李義府之徒恩隆
異回天轉日天下畏之以矜恕慈惠者為懦
夫以彊懷忍酷者為能吏仁憫道息貞正事
墮勢使然也先父雖位卑威薄時稱能官累
案大獄寧無枉抑今日之報信而有徵將祐
此罪滌此冤柰何道士曰拔先世之考當修
靈寶解厄書救存歿之苦當修黃錄齋勿懼
金寶一蓮天科竭財向善孜孜不倦可以謝
其罪爾齋還家大修黃錄道場三日第二日
夜時方嚮晦中夜聞門外車馬人物之聲甚
衆出門視之則白光如晝天兵千餘人官吏
數百羅列門外若有所候良久黑氣鬱勃直

北而來中有三人枷鎖械縛鬼神數十人領之列於官吏天兵之前一人即翥父玄之也俄而黃赤光一道自西北來照地上草木屋宇人物之形皆若金色異香盈空中神仙一人青童十餘人二力士執節前引其左一人武弁朱衣執金策去地三丈許衆官拜迎舉手神仙俯揖武弁者稱太上之勑讀金札曰徐玄之侮法害人宜加考謫以其子精修黃籙功簡上玄即宜赦宥同惡延違並為原除於是神仙復去官吏皆隱即見其父素服麻衣謂翥曰吾不知罪福但恐有禦法外害人久被冤訴考責已十八年同官屬吏皆均其罪猶有十二年殃苦報訖方履惡道痛苦之狀不可具言賴汝歸向法門精修此福太上降赦前罪併除冤訟之人先已解脫延累之罪完復肉項亦銷更修黃籙齋十壇廣為存歿仍令小子於山觀入道永奉香燈翥終身高閑不窺祿利常持誦真經時亦鍊氣絕粒

張邵妻陪錢納天曹庫驗

成都張邵妻死三年忽還家下語曰聖駕在蜀之時西川進軍在興平定國寨以討黃巢其時鄰家馮老父子二人差赴軍前去時留寄物直三十千在某處馮父子歿陣不回物已尋破用却近忽於冥中論理某被追魂魄對會經今六年近奉天曹斷下云是歿陣免緣贖月二十五日已後百司交替又須停住經年其錢須是二十五日已前就玉局化北帝天曹庫子送納一張紙作一貫其餘庫子門司本案一一別送與人間元界光化三年臘月二十三日就北帝院奏前件錢訖是夕妻夢中告謝而去又成都縣押司錄事姓馮死十餘年其姓為冥司誤追到縣馮怒所追吏放其姓自縣後門倉院路而還見路畔有舍六十餘間云是天曹庫收財玉局化所奏錢

蘇州鹽鐵院招商官修神呪道場驗
積而疾苦沉痼逾年不痊齋供像設並醫符呪靡不周詣莫能蠲除玉芝觀道士陳道明專勤清齋拜草累有徵驗而招商素不崇道聞之蔑如也攻理所疾費貨財萬計矣日以羸劣俟時而已其親友勸勉佯請陳道明章醮祈禳不獲已而召焉道明為於其家修神呪道場疾方綿蕪不保旦夕促以啓壇當禁壇之際疾士冥然家眷親友相顧失色禁壇既畢道明持劍水詣房內外噴水除穢疾士曰請尊師就此噴水可否道明就卧內噴之忽然起坐稽首頂禮曰深謝神功我疾有瘳矣乃求衣命机隱坐而喜曰一生錯用心不知有大道今日方荷天兵之力也徐與親友妻子言曰我初困頓絕甚謂今夕死矣尊師太一對望迎拜隊仗倍於前百倍多矣元始天尊有光一道下照某身今則氣力亦似勝任矣速備盥洗自要臨拜壇前親友尚恐其未任勸俟來日想要盥漱更衣扶杖而立良久捨杖而行便於拜跪數四家人扶策揮手拒之因坐觀法事素若無疾飲食氣力遂巡如常自是三日齋壇炷香虔對略無暫督乃獨修創玉芝觀講堂大殿三門通廊齋廚道院前及官河開街廣四十餘步土木之用像設之製林机器皿服玩庖厨凡計錢數百萬。二年之內畢周備焉自茲氣爽神清智識明敏乃乞解所職養道閑居

相國杜幽公修黃籙齋免閻羅王驗相國杜幽公幼履顯榮歷居大任名藩重鎮皆再領之年九十餘薨於荆渚是夕中使揚魯周自五嶺使迴止於傳舍一更之後風勢邪怪並已擒縛去矣方見大帝太一乘七寶車對行前引侍衛儀仗如人間帝王忽令召旅充斥不通入行問其故旨曰迎閻羅王令

夜四更去又問王是何人曰此州大將官高年長者是既覺召驛吏問之時公不愈半月矣官高年長者冠衆人疑其必有薨變是夕四更果去世矣魯周詰此事於僚友間自是京師亦有知者明年春女妓間有暴殞而蘇

卷十一
傳公之命云我今居閻羅之任要作十壇黃籙道場以希退免令送錢三百萬圖幕各二百事於開元觀古柏院詣沖真大師胡紫陽嚴修齋法齋畢前傳命之妓復暴殞如初云我已奉上帝之命為他國之王免冥官之任矣言罪福之報信如影不可不戒也凡修黃籙道場表奏上帝上帝降命無所不可

南康王韋臯修黃籙道場驗

太尉中書令南康王韋臯節制成都於萬里橋隔江創置新南市發掘墳墓開拓通街水之南岸人逾萬戶鄧閑樓閣連屬宏麗為一時之盛然每至昏暝則人多驚悸投礮擲石鬼哭嗚咽其喪失墳壠平剗墟墓無所告訴故俗謂之虛耗焉居既不安市亦不甚完韋公知之請道流置黃籙道場精伸誠謝至

第三日鬼哭之聲頓息居人亦安韋公夢神人曰所營南市開發墳塚使幽鬼之類失其所居喪其骸骨相與悲怨幾為分野之災賴黃籙之功為其遷拔上帝勅寫三萬餘革皆乘此福託生諸方居人自此安矣勿復為憂也公深異之自製黃籙記立於真符觀

卷十二
李約妻要黃籙道場驗

李約者咸通十二年為諸衛小將軍妻王氏死已逾年忽一日還家約勒大小幹當家事言語歷歷一如平生初一家甚驚及旬月後亦已為常矣約罷官三年力甚困闊頻入中書見宰相求官未有成命妻忽謂約曰人間命官須得天符先下然後受官近見陰司二字五月二十五日方得符下必受黃州刺史可用二十三日更入中書授狀也約如其言

二十三日入中書求官時相伴中路巖住甚強正早聞其妻還魂之事又聞二十五日必除刺史適會其日路公知即因會話之際已與諸廳有約云李約祆妾之言固不可聽某已斷意不與除官矣至二十五日路公知即

黃州刺史有關路遲疑多時未欲注擬忽下筆與署黃州刺史亦總不知勅下之後方復醒悟乃歎曰此天道也豈人力可爭乎約將赴任妻亦隨之發日及上官日皆其妻所擇到任旬月妻謂約曰我人間世限盡與君生死之決所以未去者為天司與一主持慶日限未即赴任又以平生過往未得原免今官之際可為作少功德也約問要何功德妻曰請修黃籙道場三日約素不好道意甚疑之間何故須修黃籙道場曰天上地下一切神明無幽無顯無小無大皆屬道法所制如人間萬國遵奉帝王爾黃籙齋者濟拔存亡消解冤結懺謝罪犯召命神明無所不可上告天地拜表陳詞如世間表奏帝王即降明勅上天有命萬神奉行天符下時先有黃光如日出之象照地獄中一切苦惱俱得停歇救濟拔贖功德極速故須修黃籙道場為急矣約問曰佛家功德甚有福利何得不言妻曰佛門功德不從上帝所命不得天符指揮只似世間人情請託囑致而已神鬼無所違

稟得力極遲雖云來世他生亦恐難得其効
約聞之乃備法物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其
兒女復為母氏於紫極宮別修一壇亦三日
三夜齊時妻於壇前設位奉香觀聽法事既
畢謂約曰此官二十九箇月即當除替授金

吾小將軍但勤心奉公濟恤貧弱矜憫孤獨
踐薄財貨重人性命哀矜刑獄崇奉大道清
靜身心勿食珍鮮勿衣華美即為上矣勿以
久貧而食財帛人生各有定分勉之思之此
去授一職任足以自安無以眷屬為念也長
子後宰昌明亦在道鄉中子一尉不足榮顯
小子當今人道以奉香大十年之內四海多
事善自保焉言訖不復影響約更焚香虔請
竟無言矣後三子及約官任皆如其所言

盧貴修黃籙道場驗

盧貴者鄧州^{三水}人也晉永和^{二年}為道州
司法參軍性強毒凡推詰刑獄鞭笞捶楚人
不勝酷死者甚衆忽一日廳前地裂有二鬼
昇一大鑊置於庭中發火煎之水已沸湧數
人上廳擒貴投入鑊中煎煮楚痛叫喚半日

餘乃擊出於地上諸鬼乃去醒後渾身猶如
火色官吏共見如此半年每日受苦無方救
拔羅浮山道士孟知微因遊州境貴延請到
家告以斯苦知微曰此乃枉害良善魂告於
天乃受斯報急修黃籙道場得天符放救冤
魂生天此罪方免遂請道士修黃籙道場三
日禮謝至第三日夢三十餘人有鬼吏引之
謂貴曰國之刑律自有常科訊獄詳刑哀矜
而勿喜賞宜從重所以示恩也罰宜從輕所
以示仁也憂人之情惜人之命常兢兢而慎
之豈可肆波心胥法外加罰苦毒捶楚害及
於人非罪而死者其魂告天幽冥不能利鬼
神不能拒上帝有命許其雪冤所以汝受其
苦今黃籙懺謝救彼冤魂既生天寃即解
矣此三十餘人各執蓮花乘雲氣從道場之
側翩翩上天自此鑊湯永息貴遂捨官入城
喟然修道矣

樊令言修北帝道場誅狐魅驗

樊令言者汴州人也莊在外縣因晚歸莊僕
從行遲其馬駿疾不覺獨行三十里道傍

見一少女悲泣駐馬問之睹其祆藍遙曰不
去遂與此女同入道側數里之間到其居處
屋宇宏麗侍從繁奢如公郡之家矣是夕女
之母約與令言為婚留連飲宴親賓皆集不
覺已三日矣懇欲還莊母亦令從者車輦侍

重十二

女數人使其女隨往莊所嬿婉歡樂彌日移
時今言日以瘦削因而成疾未及牀枕體弱
氣稟唯荒誕是務不接賓友惡見於人時多
恚怒心神恍惚偶自莊還家數里下馬頻頻
憩息於店中遇一道士自言是終南圭峯杜
太明熟耶今言謂之曰子之邪氣貫心秋疾
已作百脉奔散五臟虛勞若不牧理死亡無
日矣吾之山童善於雜術子可速還與此童
偕往可密室之中作北帝道場今夕當有其
効勿為驚怛如此即性命可全形骸可保矣
今言異其說奉其教素亦貯疑徑與此童還
莊中掃灑密室備香火案几其婦望而怒之
曰信邪妄之言行非正之事禍由自投非我
本所知也洎晚有十餘人將鷹弋獵之具
從空中而下徑入堂內殺其婦及女僕凡七

八人既死皆化為狐矣令言驚懼投密室中不見童子但留朱字一行曰太上命北帝鷹犬軍誅樊今言家害人狐魅之鬼如符命自此今言所疾日瘡心力日益神氣充溢年八十猶如少童則天時為東臺御史

鮮于甫為解冤修黃鑑道場驗

鮮于甫者鄧州南陽人也屬隋朝喪亂年三

十七膽勇多計率莊戶一百餘人初即自衛

鄉里尋乃攻劫近封汝郢荆襄之間大為劫

奪殺害戶口侵掠行人至武德初甫忽患雙

手痛瘡如被燒炙三日一爛疾狀異常萬藥

千醫了不能救捨數百千錢作諸功德亦無

所應乃入京尋醫至藍田與道士同店止宿

因詰所疾道士曰此冤愆殺人案報使然也

急詣官觀修黃鑑道場可以濟拔耳遂還家

置黃鑑道場三日三夜手不復痛平復如常

有十餘人或朱或紫或官或庶去禮百餘步

於東北隅聚鬢而現使人致謝於甫甫往見

之欣然歎悟曰君昔以無辜殺我實抱沉冤

上訴於天乞報其酷皇天降命得以相讐君

忽值神仙示以至道体玄經聖典開黃鑑道場奏奉九天垂恩大宥祚止我等之身君之九祖亦同得生天矣齋功重大聖力顯明所有冤對自此永解十華真人奉太上命下校善功但當修福勿復念惡也用捨錢三千餘

貫廣修宮觀補葺草堂施及貧病致厄濟危

於鄧州修觀立碑具紀靈驗之事

竇德玄為天符尊追求奉章免驗

都水使者竇德玄與觀中奉詔於淮浙名山

檢括真經於汴河上逢一使者腳痛步苦

為艱難欲託船後謂從者曰某遠道行役脚

疾忽甚官程有限又難駐留欲寄船後脚歇

三五十里不知可否從者白於德玄德玄亦

以總中窺見深有哀憫之心因令然後安泊

日給茶飯直至淮口將息已較故辭德玄出

馬敬宣為妻修黃鑑道場驗

馬敬宣者懷州武陟人也開元六年春授司

農寺丞移家入京妻亡有二男一女亦皆幼

小後妻姓謝前室兒女多被抑挫衣食不足

馬敬宣為妻修黃鑑道場驗

船方問其行止曰某太山使者非世間人也

奉天符往揚州追賓都水耳聞之極驚請天

符一看如人間符牒不敢問之因問曰某都

水使者竇德玄也既是專遣何須待到揚州耶使者曰吾不識其人但據文字行耳所到

之處下天符之後當處土地同共追收來到之間固不合委滅於天機也既君是都水與牒中事同數日存卹之恩理須奉報欲免此難可徑詣揚州王遠知仙伯拜章求請某即未下天符待上章必有勅命爾此外不可據之也德玄至揚州主客參迎繞卑便詣王仙伯具述性命之患懇乞拜章仙伯曰某退迹自修不營章奏既有其數之急敢不奉為也乃與自寫章拜之是夕使者復來白章已達矣太上有勅更延三十年位為左相其後○

馬敬宣為妻修黃鑑道場驗

馬敬宣者懷州武陟人也開元六年春授司

農寺丞移家入京妻亡有二男一女亦皆幼

小後妻姓謝前室兒女多被抑挫衣食不足

馬敬宣為妻修黃鑑道場驗

鞭楚異常敬宣皆不得知因夜作煎餅前室

女方七歲飢甚竊而食之謝氏候敬宣不在

以熱火筋刺其手掌不經旬日女乃致死數

日謝亦無疾而卒心上微暖三日却活敬宣

問其所見之事曰汝前妻訴我為火筋之事

冥司罰我生受爛足之報今乃雙足痛苦不可堪忍。故宣還看之足已爛矣。蹠血橫流痛楚極甚。故宣初不知大筋刺女手之事及是聞之甚加痛恨。謝之所病三年求死不得醫藥癄甚廣作功德亦無濟。益故宣於永穆觀燒香女冠杜子震頗有高行因以此事問之。子震曰解冤釋結除宿報之災。唯黃鑑道場可以懺拔冤魂。生天疾病自損過此不知也。遂於景龍觀修黃鑑齋七日七夜謝夢前妻及亡女曰以功德故捨汝大冤天符下臨不得久住令則受福於天堂去矣。足疾遂愈。故宣夫婦常修齋戒歸心妙門矣。

○秦萬受半尺鉗人罪修黃鑑齋驗
秦萬者廬州巢縣人也。家富閑未麪緣帛之肆常用長尺大斗以買短尺小斗以賣雖良友勸之終不改。每元和四年五月身死冥司考責了罰為大蛇身長丈餘無目在山林中被諸小蟲日夜營食疼痛苦楚無休歇時託夢與其子具說此苦云汝明日於南山二十里林間看我與少水喫廣造功德其子夢覺語之一家悲歎坐以待旦及明徑至城南林中果見大蛇無目被衆蟲營食鱗甲血流異常醒穢一家見之號泣以水於盆飲之飲水欣喜舉身蟠屈若有所告其子廣求救護歷問於人紫極宮道士霍太清曰可修黃鑑道場三日懺悔必可濟拔其子即於宮中修齋三日三夜至第二日見一大蛇在道場中香案之下與林中蛇大小無異忽復不見是夜妻夢見萬著白衣坐紫雲中謂其妻曰深媿修此道場已蒙天符釋放前罪併盡今便生。

○天上更可捨三千黃錢大修道門功德以救貧病自此子孫不得輕秤小斗短尺狡度欺於平人受無照采毒之報此事顯然如影隨形爾非黃鑑大齋懺拔上達天官太上有勅天符放赦此罪萬劫不可卒除吾有金裝割爪刀子留以為驗夢覺果得此刀乃是棺中隨驗之物信知生天非謬齋畢却往林中不復見大蛇矣乃施刀子入紫極宮大修宮宇立碑標載其事

○京兆杜鵬舉相國鴻漸之兄也。其父年長無子。歷禱神祇乃生鵬舉二三歲間終年多疾。十歲猶冠劣怯懦父母常以為憂。太白山道士過其家說陰陽休咎之事。因以鵬舉甲子問之道士曰此子年壽不過十八歲。父母大驚曰年長無子。唯此一兒將以紹續祭祀。如其不永杜氏之鬼神將有若教之餕乎。相師灑涕請其禳護之法。道士曰我有司命延生授以熊南斗延生之訣。使五月五日依法祈醮。然後每日所食別設一分。若待賓客雖常饌亦可設之。如是一年當有嘉應。父母懇奉外忽有青衣吏二人過。總其門留連與語。吏曰主人每日常饌亦設位致饗。何所求也。具以前事白之。吏曰司命知君竭誠。明年復當有一子。此之二子皆保眉壽。其名有一邊著鳥向下懸鍼者。當居重任必為相國。所食自此無煩致享。明年果有此子。兄弟俱充盛無

疾自是兄名鵬舉終安州都督弟名鵬漸為

國相西川節度使並壽逾九十終身無疾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二

案十三

齋基尚寶文獻館藏書

道教靈驗記

衢州東華觀監齋隱常住驗

衢州東華觀物產殷賂財用豐美主持綱領

多恣隱欺有監齋一人其過尤重不知禍福

不信神明或聞罪福報應謂之虛誕常曰道士用常住物如子孫用父母物耳何罪之有以此故教誨所不及矣辯之飾非給於應對人有文過者率引之以爲語端如俗中之說

○徐六侯白耳既死數年一旦道侶三五人縱

步園林遊春肆目坐石藉草之際觀牛十

餘頭飲既於坐倒一人偶曰某監齋常能排

斥罪善不信報對量其積過莫在群牛中否

衆方言笑一牛直諸衆前驅之不去試以某

監齋呼之跪而兩淚每呼名必隨應焉道侶

愍之爲拜章修齋謝過遷拔二日夜寓夢致

謝言宿過已放徑得往生矣三夕而牛斃

婺州開元觀篆刺史復常住驗

婺州開元却倚小坡形勢高與元置之地四

面通街其後居人所侵基地漸狹大殿之後使逼居人私舍亦有州司勢要占地造宅道士明知其事未嘗敢言主觀道士夢天上官吏三五十人自空而下集於殿前即喚此道士問觀地疆界答云某後生晚長自主觀來紙據見在而已據老人所言此觀元置爲御容四面通街以防水火今去街極遠盡隔人家官人點頭曰實然又見一人云是地司所說亦同有朱衣吏一人進曰此事不煩躬親指說但處分刺史溫璋即時忽見令人往傳處分言訖昇空而去明日刺史忽入觀行脚登尊殿上顧望問道流此觀形勢布置不合隘窄如此何得側近便有戶人居住道流逡巡未敢紙對溫郎中曰固應難說即令懸榜發遣居人四面以官街爲界併還常住所侵占地者據侵住年月限一月日內陪納租地錢隨間數徵地租約數百千克版築垣牆修飾屋宇六十餘日觀復舊制溫夜夢青童降曰汝有政理常住之功賜節鎮三任若濱貨殺人得其一矣亦如其言